

## 草木有倦容

◎ 颜克存 (湖北十堰)

回乡下老家时,父亲正在玉米地里锄草。高高的玉米伸展着叶子,它们在夏日的烈日下略显疲倦,叶子卷了起来,但身躯依然挺得直直的,把父亲弯腰锄草的脊背遮得严严实实。

我从玉米地里的小路上经过。父亲与我打招呼:“回来啦?”“嗯!回来了!”我回答。言语里透着丝丝倦意,就如父亲头顶上的那些被太阳晒得卷起来的玉米叶一样。

面对毒辣的太阳,也出于对父亲的关心,我说:“爸,回家吧!这大中午的,温度高着呢,您别中暑了啊。”父亲没有犹豫,说:“好,听你的,走,回家!”

跟在父亲身后,走在青纱帐中的小路上,我们彼此没有开口多说话。父亲把锄头扛在肩上,伸直了脊背。他身边的一排排玉米,虽因天旱而面露倦意,但它们的“身子骨”仍很健朗,就如坚强的士兵一样,昂首挺胸,似是在迎接父亲这位满身透着泥土气息的将军的检阅。

2000年的春天,我终于把自己送上了绝境。

几年前开始离职下海,几年里,我像只无头苍蝇一样,从一个职业到另一个职业,做文员、干销售、开饭店、卖皮衣,然后又干销售。生活的鞭子抽打得我身心疲惫又无可奈何。尽管我吃苦耐劳使出浑身解数,仍难掩生活的颓势。

1999年冬天,有人找我合伙销售医疗器械,我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一样,孤注一掷般把自己的积蓄加上借朋友的钱全部投了进去。结果,雷声过后,一滴雨未落,合伙人卷款潜逃,只留下绝望的我。

敢想敢干,到我这里成了无能的代名词。多么痛的领悟。

谈了六年的女友忍受不了我这种天马行空又朝不保夕的日子,决绝离去。

回到家,父亲推开两扇虚掩的木门,倒了杯白开水递给我,问:“事儿都妥了吧?”“嗯,差不多了!”我回答道。

父亲说的“事儿”,是指近来母亲生病住院、儿子进城上学,以及前段时间不幸遇上的交通事故。而我,也正是因为这些“事儿”,一段时间以来,都是疲于奔波,劳累得满面倦容。

父亲把水递给我后,转换了话题,说:“今年天旱,刚才你也看到了,地里的庄稼,山上的草木,都被这太阳晒耷拉脑袋了,叶子也卷了。不过还好,不是太严重,要是和人相比,顶多就是累到了、困倦了、疲乏了,算得上是中途休息,只欠一场雨就能又新新鲜鲜地活过来。”听了父亲的话,我有些诧异。庄稼也会累?也会困乏?草木也有倦容?我不敢相信,这些听起来似乎很有哲理的话竟是从父亲这个整日与黄土地打交道的“粗人”嘴里说出来的。

草木有倦容。父亲的话,值

我一下子跌入黑暗的深渊,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该往哪儿走。

此时的我,已三十露头。眼看着别人或娶妻生子、家庭幸福,或安稳工作、事业起步,或者生财有道、曙光初露,自己却身无分文,凄凄惨惨,有何面目再去投亲靠友,有何面目再见父母亲人。

我心如死灰,用仅剩的32块钱,买了一张郑州到连云港的车票。

人生的最后一程,看一眼大海吧。想到自己竟然以这种方式完成心愿,我不禁泪流满面。

在东海之滨的礁石上,我整整坐了一天。大海的雄浑壮阔没有唤醒我的斗志,太阳的阔大明媚也照不亮我心中的死海。最后,我站起身,一闭眼,纵身一跃,跳进冰冷的海水里……

我没有死。

当地的渔民把我送到派出所。派出所专门派了一名民警开导我、监督我、照顾我。最后,那名胖胖的警察从我的电话簿中找到一个联系方式,给我家打了电话。

而我的心里,又增添了一层悲哀,脑海里浮现出千里之外的家。辽阔的平原,平整的田野,田野上劳作的乡亲,佝偻的父母,成家的哥嫂,出嫁的妹妹,还有那个在西安读大学的弟弟。当年我出来时,是父亲卖了一口猪,给了我2000块钱的城市入场券。我不仅把入场券弄没了,还背了一身债,把自己逼上了绝路。而今,年迈的父母还在艰难地供应着弟弟,他们已经很难了,不,我不能回家,不能给父母添堵。

得我深思。人生一世,草木一秋,何其相似!

苦热炎夏,“赤日满天地,火云成山岳。草木尽焦卷,川泽皆竭涸。”怎一个“倦”字了得?人又何尝不似草木?生活中,哪来的一世安好顺遂?喜笑颜开,还不多是一忽儿的事,而累和倦,才是一辈子真真的常态。

“骄阳连毒暑,动植皆枯槁。”一雨润泽生,复绿吐芬芳。草木自然,活得明白。再苦再累再倦,也不丢草木心,纵使容颜改,高挺的脊背也不弯。在草木面前,我是自愧不如。我缺的,恰是那一颗富有韧劲儿、淡然处世的草木心。

父亲说的对,草木有倦容。人生草木间,人亦如草木,也应修一颗草木心。唯有如此,累了、倦了、苦了,我们才不会老早就泄了气,没了精气神,也唯有如此,我们才不会轻易被困难打倒,向生活低头。挺直脊背,战天斗地,一颗心,永远向阳。

两天后,接我的人来了。

是父亲!

父亲是一路哭着过来的。当他浑浊沙哑的哭声穿过派出所的大门撞进来时,我像过了电一样,瞬间从凳子上弹了起来。我记得离开家时父亲的头发没那么白,皱纹没那么多,背没那么驼,怎么三年不见,他就老成这样?我的泪如决堤洪水一样,再也无法遏制,喷薄而出。

离开派出所,我和父亲一起去吃饭,看着我吃完,他小心翼翼地对我说:“明天跟我回家吧。”

回家?回家我能干啥?工作没了,年龄大了,媳妇娶不上,地也不会种。一想到那些鄙视的目光、冷嘲热讽的话语,我不寒而栗。

不怕!没有难死人的事,没有过不去的坎。说到这儿,父亲的语气坚定了起来,刚才还柔和的目光一下子变得犀利,身子不自觉地直起来。

我不禁凛然一惊,也坐直了身子。我懂父亲。他一生倔强,拉扯我们兄妹五人,养活十口人的一个大家庭,大大小小的困难经历无数,他都靠着这股不服输的劲儿,挺了过来。父亲当电工时,面对偷电的大队会计,一人单挑他们一族人,逼着会计补交了电费。

我身上应该有父亲不惧风雨的坚韧,可此时的我和父亲比,愧悔交集。

我重重地点点头,跟父亲回了家。

三个月后,我又回到了工作岗位。

在人生最低谷的时候,你要始终坚信,一定有一束光,会重新把你照亮。



## 儿时捉蝉

◎ 王帅许 (河南郟县)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窗外传来动听舒心的歌曲,我出神地听着经典老歌《童年》,儿时捉蝉的趣事如同决堤的海,淹没了我的情感世界。

北汝河闪着粼粼波光,在我家门前转了个大弯。在河流拐弯处的扇形区域上,植有一眼望不到边的杨树林,郁郁葱葱,像守护一方水土的卫士,那里是人们爱去的休闲避暑地,也是蝉生息繁衍的家园。

雨后是寻蝉的最佳时机,那时林下土质松软,看见地面上有细小的孔,我便用手去抠,将孔抠大了,再拿一根细小的树枝插入孔中,不大一会儿,一只金蝉就顺着树枝爬上来,成为我的战利品。

太阳落山,华灯初上,摸蝉的人们打着手电筒穿梭在林间。

妈妈用手电筒打出一束亮光,聚焦在高大的杨树上。刚爬上树根,还未来得及运动一番的蝉就被我抓到装进罐内。那束电光顺着树干向上爬,还能逮到正缓缓往上挪的蝉。

在摸蝉时,也会遇到正蜕皮的。只见蝉趴在树干上,身子一抖动,便如同会缩骨术的武士,一点一点蜕掉“铠甲”,变成一只嫩黄色的知了。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往往会软下心来,纵容它羽翼丰满而飞。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蜕了皮的知了不好吃,除此之外,年幼的我隐约觉得——它已完成了蜕变,我怎能再去阻拦它追寻怒放的生命?

夜深了,杨树林里的灯光逐渐稀疏起来,爸爸骑着车来接我们了。

回到家,我就把摸到的蝉倒进水里,防止它们蜕皮。次日一大早,妈妈开始忙着给我炒金蝉。把洗净的蝉放入沸水中,焯水去除腥味,锅内加花生油,油热放入生姜、红辣椒、几粒花椒,炒出香味后加入沥干水分的金蝉。锅内滋滋作响,很快飘出一缕缕香味,最后只需撒入适量食盐,一盘美味的炸金蝉就出锅了。我迫不及待地夹起一只放入口中,香得让人飘飘然起来。

时光荏苒,不经意间我已离开老家十余年,乡村生活似乎也离我越来越远。可是,每次听到《童年》这首歌,儿时摸蝉的往事就历历在目,带给我无尽的乡愁。

## 那一束光

◎ 何敏 (贵州六盘水)



■ 广告

第3881期	<b>分类广告</b>	<b>商铺招租</b>	<b>回收名酒</b>	<b>老年公寓</b>
	地址:市区建设路西段268号(鹰城广场对面) 广告热线:4963338 13603904025 17530891335	鹰城广场对面临街店面,面积136平方米水电齐全! 15038810970 13733781688	● 回收名酒老酒16638674999 <b>园林绿化</b> ● 设计施工养护18803759991	● 晚晴老年公寓15516017081 <b>搬家服务</b> ● 喜庆搬家公司13803750375

友情提示:使用本栏目信息请核对双方有效证件,投资汇款请谨慎。本栏目信息不作为承担法律责任的依据。